



华语推理文库

02

解体之源

一连8起分尸案，绝对想象不到的分尸理由。
我不在意谁是凶手，为什么要杀人？只是很在意杀人之后，何须分尸？
每个分尸案都有一个特定的理由吗？
用逻辑之美，解开分尸之谜！

鲁浩川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华语推理文库

02

解体之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体之源 / 鲁浩川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5

(华语推理文库)

ISBN 978 - 7 - 201 - 07051 - 3

I. ①解… II. ①鲁… III. ①推理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884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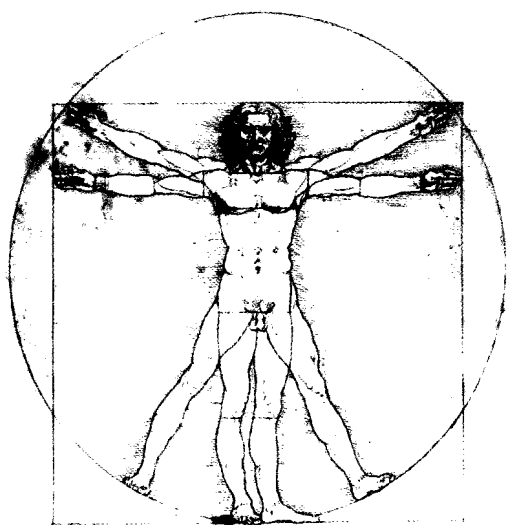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字数:160 千字

定 价:23.00 元

楔子
解体演讲



我走上演讲台，台下适时地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我扫视一眼，会堂里密密麻麻地坐着不下两百多人，甚至有些走道都被站满了。

刻在演讲台上的警徽将灯光反射向我，提醒我注意台下听众的身份。

说实话，我非常忐忑，十分紧张。被那么多双眼睛注视着，我只觉得浑身又麻又痒。

三十五年来，我从未做过什么演讲。当然，我也从未想过会有人请我做演讲。

我，不过是个靠写推理小说糊口的写手而已。相貌平平，资质平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至今还是个光棍。

像我这样的人，能讲些什么？我没有任何过人之处，自然也无任何可以教授给别人的东西。

台下的掌声已经停止，齐刷刷的。警察到底是警察，纪律严明。

警方会找我这样一个穷码字的来开一场演讲，无非是因为近几年来，发生了许多起分尸案件。这些案件有些已经告破，而有些案件的凶手，却依旧逍遥法外。

但其实，真正令警方困惑的，倒不在于——“谁杀了人？”，而是——“杀人后为何要分尸？”是啊，由于某个理由而杀人，这被我们称为“杀人动机”。但杀人之后，何必要分尸呢？若非是变态，分尸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分尸明明这么麻烦的，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知道答案：那是因为，分尸有分尸的好处，只有通过分尸才能得到好处。这些不为常人所能理解的分尸原因，我称为“解体之因”。

我不是警察，所以对我而言，案件是否解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谜团的深入思索。我注重的只是思维的逻辑，是否美丽。

或许是警方得知有我这样一个专写分尸案的推理小说写手存在，所以他们特地请我来到这里，做一场关于“解体之因”的演讲。

会堂的灯渐渐暗了下来，我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儿自信，也随着光亮消散得一无所踪了。

台下的人黑压压地窝成一团，虽然静得没有声音，但那股无形的压





力却分外压迫着我，我只觉得喉头发干，几乎忘记了该怎么开口。

冷场了片刻，我终于平静下来：

“诸位警察同志，下午好。今天在下有幸站在这里，借一方平台，与大家讨论些问题，实在是感到荣幸之至。”

语毕，掌声又起。

我强作笑颜：

“少年时读书，记得《围城》里的方鸿渐回国后被请去学校演讲，他当时的开场白，倒也正是在下想说的——‘诸位的掌声虽然出于好意，其实是最不合理的。因为鼓掌表示演讲听得满意，现在鄙人还未说什么，诸位已经满意得鼓掌了，鄙人何必再讲什么呢？诸位应该先听演讲，然后随意鼓几下掌，让鄙人有面子下台。现在鼓掌在先，鄙人的演讲若是当不起那样热烈的掌声，反觉得有一种收了款子交不出货物的惶恐。’”

台下众人大笑。我见旗开得胜，原本紧绷的神经也渐渐放松了些：

“许多年以来，我一直想撰写一本书，书名叫《解体之源》。长篇小说不比短篇文章，需经深思熟虑，锱铢累积而成。由于周期较长，对于我这样一个靠文字为生的人来说，可谓是项艰巨的工程。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将这个过程说成是‘独自用针凿井’。即便是这样，我却依然心甘情愿忍受这种漫长的艰辛与孤独，只因为‘解体’有其特有的、无与伦比的魅力。

“是五年前吧，我的一位好友送给我一本叫做《占星惹祸》的台版小说。乍看书名还以为是个怪力乱神的故事，又因为对竖排文字的版式不太习惯，于是，我随手将此书束之高阁。大约过了一年，闲来无事，我便找了个阳光充足的午后，将此书一口气读完。当然，最初也不过是做打发时间想罢了，岂料不过寥寥数页，我就彻底沦陷于故事中的那个世界。一个下午外加一个夜晚，整整十二个小时，我的确做到了一口气读完，忘我到竟然连晚餐都没有吃。”

“此书实在是集各种类别的华丽诡计于一体——密室，雪地无足迹，肢解，叫我赞叹不已。而我面对各色案件，却唯独钟情于‘分尸’、‘肢解’这一类别。之后，我收藏了大量含有分尸案的小说，每

一本都细细品读。但久而久之，我多少感到有些失落——或许是岛田庄司先生的《占星术杀人魔法》一书珠玉在前，以至于后面那么多的小说，都变得黯淡无光——包括岛田先生自己之后创作的《异想天开》、《出云传说7/8杀人事件》，绫辻行人先生的《肢解尸体之谜》，二阶堂黎人先生的《恐怖的人狼城》等等，以及一些短篇杰作，诸如令江户川乱步赞不绝口的冈户武平先生创作的《五体积木》，布朗神父系列中的《花园血案》等等。当然，高木彬光先生的《文身杀人事件》是个例外。故事描述发生在浴室中一件恐怖骇人的分尸杀人案，是名侦探神津恭介的首次登场，此作获得江户川乱步与横沟正史的高度赞赏。只可惜其恐怖诡谲的气氛之重，比之《占星术杀人魔法》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失落之余，我期待能够出现一本超越它的小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认为这似乎已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心愿——直到我在网上看见了西泽保彦先生《解体诸因》一书的介绍。

“说实话，单只是这个书名就叫我激动不已。第一时间入手后，我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原本认为既然是以‘解体’为卖点，那此书想必走的是血腥恐怖的路子。岂料西泽君竟然用了戏谑幽默的笔调来演绎一个个解体故事，这实在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不仅如此，与奎因严密的、数学论证般的逻辑推理有所不同，《解体诸因》虽然也倡导逻辑之美，但它的逻辑，用‘奇巧’定义兴许更恰当一些。而它作为西泽君的出道之作，绝对当得起‘惊艳’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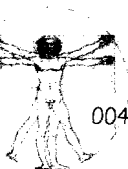
我略作停顿，正打算继续说下去，猛然醒悟到似乎有些偏离了主题，立刻适可而止，重回轨道：

“当然，我此番前来并不是推销小说的，而是来与诸位讨论关于‘解体’这个问题。

“解体，未必就是分尸，也不单指分割人体。在我的认知里，‘解体’是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将整体分割为一份份，即为‘解体’。

我扫视台下，朦胧中感觉大伙似乎都听得很认真，不由信心大增：

“我当然也明白，各位出于职业需求，把我请到这里来的原因，并





不是为各位解释何为‘解体’。我之所以有幸被邀请来这里，是因为需要我对近几年发生的几起分尸案中的‘分尸理由’提出我的观点。对于此，我今天可谓是有备而来。”

我招了招手，一个年轻的警员走上前来，递给我一份厚厚的资料。

“谢谢。”我接过资料，把它举在手里。

“这份资料，基本囊括了近几年来本市发生的所有的分尸案。有些已经告破，有些却悬而未决。但无一例外的，大家至今仍然对‘解体之因’不得而知。对于只知其果，不知其因的事物，我称之为‘谜’。推理，是唯一可以解谜的钥匙。而逻辑，又是推理的法则。”

台下小声议论起来，我连忙咳嗽一声：

“这么说想必是过于抽象了。其实，我今天来的目的，倒不是做什么推理传教士的。好吧，我想各位也等急了。那么，我们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让我——道破隐藏在诸多分尸案中的‘解体之因’。”

掌声再起，我急忙做了个下压的手势。

“哎，各位不必一直给予我掌声，这反倒给我压力。对于演讲我是十足的外行，但写小说却是我的饭碗。所以，我将一个个案子改编成一段段故事。因为有幸识得几位影视圈的朋友，而他们恰好对我的故事颇感兴趣，所以制成了影片。这再好不过了，免去了我口舌笨拙的烦恼，直接放映便是了。之前我也说过，我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对‘解体之因’的研究，和《解体诸因》一书对我造成的震撼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下面要播放的这第一个故事，将以《解体诸因》中的一对男女角色作为主角，以此，来表达我对这位天才作者的热爱。”

我朝刚才那个年轻警察微微颌首，他会意地走到一台手提电脑旁。我会意地退到一边的椅子上，坐下默默喝着水，准备接下来的演讲。

影片开始放映了。

〇〇壹 楔子 解体演讲

〇〇壹 解体人格

〇壹柒 解体递进

〇叁壹 解体艺术

〇肆伍 解体连环

〇伍玖 解体转移

〇柒叁 解体依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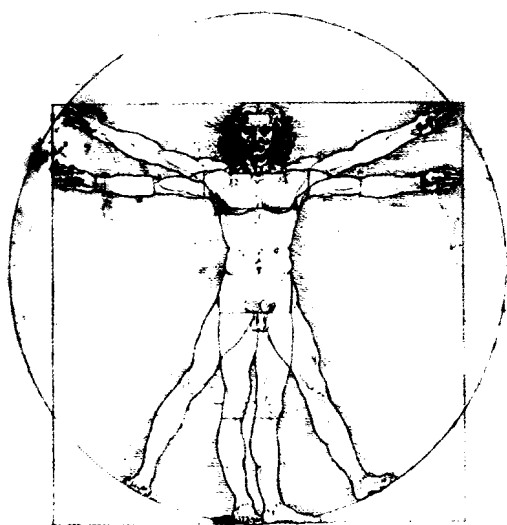
〇捌伍 解体分布

〇玖柒 解体讲义

壹〇壹 终章 解体隐藏

壹陆叁 特别收录 解体红颜

解体人格



想要去佐川书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三月二十日，又是一个周六，仅此而已。

佑辅在市内的女校教书，每到周六他总会趁着杂事推到自己头上之前赶紧离开学校，光顾一家书局。那间书局正是佐川书店，面积约十张榻榻米左右。

佑辅与平时一样，直接杀到杂志区。他绕开了那些放时事新闻杂志的书架，止步在以千奇百怪姿势群舞的裸女做封面的杂志扎堆的地方，刚开店的书局空空荡荡，最适合翻阅这类杂志。

他总觉得，若说这就是天下男人普遍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其实也无可厚非。

因为上次的案子，这里所有带裸照的杂志已经售罄。“波涛汹涌”的景色，仅能追忆抑或是期待了。

本来他应该就此离去的，但如今却依旧执著地留在这里，手里拿着一本从漫画区拿来的《少年Jump》，这牵扯到某个隐藏于他心中的理由。

“你想起来了吗？啊！莫非——”她轻轻抚摸束起的黑发，“因为我平时是放下来的。”

没错，这理由正是藤冈佳子，她是这种乡下地方少见的时尚美女，总是穿着有品位的套装，气质出众。从小到大，她辗转于各私立明星学校与贵族学校间。她家位于市内的精英地段，在海塔物业担任总经理秘书。总之，藤冈佳子是那种只见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忘记的女人。

佑辅便是对她念念不忘的其中一个，他正在幻想她成熟的身体曲线与知性气质，同时也后悔自己曾在她眼前沉迷于猥亵杂志及在上次相亲时放屁等诸多糗事。

“边见先生……”出于作为秘书的职业性格，佳子即使此刻感到十分讶异，也不过是微张了一下嘴而已。

“咦？藤冈小姐！真是巧啊，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是否表情太过做作？算了，反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自然的，想到这，他索性更加





故作地扬起嘴角，扯出一个笑容来。

“应该是我惊奇才对吧！因为这里……”佳子没说下去，只是环顾了一下他们周围那些空荡荡的书架。

“应该是我惊奇才对吧！因为这里的色情杂志都被卖光了唉，而且还没到新一期出刊的时间。既然如此，你还来这里做什么？”佑辅心想：这应该就是断句的完整版吧，在她心目中的我，难道只是一个为了色情杂志才会逛书店的家伙吗？我的形象未免也太差劲了吧！

虽说心里是这么想着，但佑辅嘴上却说：“说起来，还真是奇怪啊，连逛书店这样的事情竟也会上瘾。”

佳子垂着眼帘，并不说话，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

糟了，糟了！佑辅暗叫不好。果然佳子还是讨厌我了，这未免太叫人沮丧了。虽然他们的周围并无其他顾客，但佑辅似乎还是能听见旁人的嘲笑声。

唉！真想大声叹气啊！

慢着，佑辅转念一想，似乎是自己理解错了佳子的笑容，若是佳子小姐讨厌我，那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杂志区位于书店的最深处，现在书店如此空荡荡的，她若是讨厌我，不想与我相见，大可以扭头走出书店啊，为何要故意和我搭话呢？再退一万步说，即便她只是因为恰巧逛书店，而且进门时并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但她又为何会逛到这片区域来？这里的色情杂志明显已经因为上次的案子都被卖光啦，那么一目了然的空报刊架她不可能发现不了的。那么，她为何会走到这里？经过这一番推理，佑辅得到一个令他欣喜不已的结论，那便是：藤冈小姐既然出现在这里，便一定有她出现在这里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十有八九是想遇见我。也就是说，刚才的笑容，并不是轻蔑，而是腼腆羞涩咯？

“边见先生……是不是，呃，是不是我和你打招呼，给你带来了某种困扰呢？”见佑辅默不作声，佳子的语气也变得有些僵硬。

“嗯？啊？！这是哪里话。”佑辅回过神来，心念飞转着该说些什么话来补救，“能遇见佳子小姐你真是非常荣幸呢。只是……啊，只是，我刚才在思考某个有趣的案子而已。”

“咦？这倒是令人兴奋啊。”根据上次相亲时佑辅的那番推理，佳子已经知道佑辅是个思考问题兼顾逻辑与想象力的人。他并不在意推理的结果，只是享受推理的过程而已。讨论身边发生的那些“日常之谜”，这样的人真称得上是最合适的人选。而正因为佑辅强悍的推理能力，能令他感觉有趣的案子，一定不会是徒有虚名。于是，佳子补充了一句，“是什么样的案子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是否可以告诉我？”

“这个……我们去电车道对面的那家咖啡馆里说吧。”佑辅将用来装模作样的漫画杂志放在离自己最近的那个报刊架上，自己率先迈步朝门外走去。他之所以如此从容笃定，是因为虽然声称在想案子是临时起意，但他脑子里，倒真是装了一桩趣案。

“最近……当然，边见先生，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好奇而已。”佳子做过不必要的解释后才问，“我其实很好奇，来到这个书局，却翻阅不到色情杂志，你是不是会感到很失落？”

失落一定会有啦，但见不到你会更失落。佑辅心里这么想，却当然不会说出来：“其实我也并不是单看这一类杂志，其他类别的杂志——例如时事新闻之类的，我也会看的。”

就问答而言，佑辅的这番言论与佳子的问题在逻辑的连接上并不十分通顺。不过佳子很宽容地点了点头，说了声“哦”。

“比如说最近的那件案子好了，我指的是那个‘公园里晨练的老人见到早年间已经死去的人，受惊吓而死’的案子”。说话间，他们已经并肩穿过电车道，进入了那间咖啡馆。

待两人点餐完毕，佳子便说：“哦，边见先生刚才说的案子，就是这一件吗？”

“啊，那倒并不是。”佑辅急忙更正。刚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有看时事新闻杂志，随口扯的谎，“我想说的案子，比这有趣许多。”

“哦？那到底是什么有趣的案子？”佳子刚说完，侍者便端上来两杯咖啡。

“嗯，这个案件其实已经结案了。凶手投案自首，而警方也已找到相应的证据，理所当然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但即便结了案，却还存有一





个很大的疑点至今仍没有被破解。”佑辅知道，这几句话就足以吊起佳子的胃口了，因此他故意顿了顿，喝起咖啡来。

果然，佳子的表情宛若忘了写备忘录的秘书：“哦？真的吗？听起来的确非常有趣啊。那么，边见先生是否可以详细说说那起案子呢？”

佑辅点点头，将小匙在杯沿上轻轻敲了几下，但还是很不文雅地发出了“叮叮”声。佳子倒是毫不介意，想来也是出于职业习惯的缘故吧。

“就在三天之前，也就是三月十七日，在市郊的一所公寓里，发生了一桩离奇的案子。傍晚，房东和水管工不约而同地上门来，前者准备向租客土屋清收取房租；而后者则是接到报修，来修理漏水的水管的。房门并没有锁，当他们打开了房门，就发现客厅的墙壁与地板上有很大一摊血迹，而在血泊中，是一堆以尸块形式陈列的尸体。”

“尸块？！呃，我的意思是，是谁的尸块？”

“经警方确认后，证实那是土屋清的尸块无疑。他的尸体一共被分割成了三大部分——四肢，躯干，和头颅。”

“又是分尸……”佳子呢喃了一句。

“是啊，但这并不是这案子最奇特的地方。”

佳子这才意识到，所谓的有趣，似乎还没有进入正题。

“尸体在被分割成这三部分的基础上，经过警方测量，除去头颅以外，四肢和躯干均被按照圆周率(即1:3.14的比例)重新切割了一遍！”

“什么？！”佳子瞪圆了双眼，显然佑辅所说的感到难以置信。但很快，她似乎察觉到了某个不对劲的地方，以她敏捷的思维能力，她发现了这“某处地方”，“请等一下，边见先生，你所说的案件里有一点令我很在意。或者这么说吧，我觉得相当的奇怪。”

“请说。”

“当然，我并没有怀疑警方能力的意思。我只是不明白，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怎么也不会想到去测量尸块是否是按照圆周率分割的吧？这一点无论如何也太过于奇怪了吧？”

“啊，这是因为我对案发现场的描述有未尽之处。”佑辅抱歉地笑笑，他的身子前倾，“因为在尸块旁，有一个用鲜血写成的‘ π ’——

就是数学中用来表示圆周率的那个符号。虽然有些模糊，但肯定是这个符号没错。”

“啊，这实在是……实在是……”佳子搜肠刮肚，却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形容词。

“实在是太诡异了，是吧？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佑辅越说越来劲，“最可怕的事情在于，尸体的内脏——我是指包括大脑在内的所有内脏，全都被掏空了！以尸块形式呈现的土屋的尸体，实际上是只剩下骨骼、肌肉与皮肤，而无任何内脏的空皮囊而已。”

佳子已经完全被震住了，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根据警方的验尸报告，土屋清的死亡时间是三月十七日的下午两点到四点间，而分尸的时间，则是在尸体僵硬之后。用来分尸的工具就在客厅里，是一把沾满了血迹和脂肪的小型电锯，已经被证实是土屋家的物品。”

“之后呢？”

“警方在搜查土屋家的时候，在他的儿子，叫……呃，土屋正树的房间的衣橱里，发现了抱做一团、瑟瑟发抖的正树。他们很快发现正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将他带回警局后，只是稍加审讯，还只是初中生的土屋正树便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他自始至终都拒绝交代杀人的经过。不过由于警方在用来分尸的电锯上鉴定出了正树的指纹，所以，即便是正树不开口，案子也可以完美结束。”

当佑辅停止了这番滔滔不绝，重新拿起桌上的咖啡杯时，佳子才开口问道：“这就是这起案件的全部内容了吗？”

“嗯，是的。”

“听起来相当无趣啊。既然凶手都已经自首了，而且凶器上又找到了相应的指纹，证据确凿是应该结案了啊，边见先生难道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吗？”

“嗯……怎么说呢，既然警方这么说，又有人承认罪行，我为什么不信呢？但我还是对被分割的尸体相当在意啊。藤冈小姐，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所谓的凶手——土屋正树，还只是一个初中生，并且在案



发后显得相当的害怕，你认为这样一个孩子有胆量去完成整个分尸过程吗？即使有，若非是心理变态，我是指那类借分尸来获得快感的人，那总该有个分尸理由吧。你能明白我的疑惑吗？那可不是一般的分尸啊，是按照圆周率在分尸，而且还把所有的内脏都掏空了。”

“所以你觉得凶手另有其人？”佳子小心翼翼地喝了口咖啡，然后规矩地放在托盘上。

“凶手是谁，我并不在意。是谁都有可能，是谁也都可以。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凶手何必要如此分尸呢？”

佳子记起了上次那个案件中，佑辅曾说过：“分尸案之所以要分尸，是因为存在一个非分尸不可的理由。”

“那么，权且以‘正树其实并不是真凶，凶手另有其人’为前提来慢慢分析吧。死者是怎样的人呢？”她问道。

“大约是个嚣张的男人吧，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事后警方向邻居们调查时，似乎得到的反馈都是土屋清是个无业游民，却因为祖产丰厚，加之他身材比较魁梧，所以气焰嚣张。”

“这样的人很容易与人结怨吧。”

“说得正是，土屋有两个……可以这么说，‘死敌’吧。”

“哦？”佳子重新来了精神。

“一位叫做加纳水子，算是个推理小说作家吧。”佑辅的言语中带着几分不确定，“请原谅，因为我并不清楚该如何定义‘作家’。”

“她是以写推理小说为生的，是吧？”

“这么说并不准确，加纳水子经营着一家糖果铺，这是她的主要经济来源。虽说也写过许多推理小说，却并没有任何一篇在杂志社发表过，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一部小说。”

“哦，是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并不顺的那类吧。”

“是啊。”佑辅表示同意，“她是和死者关系最差的邻居，原因是她嫌死者经常半夜三更还吵吵闹闹的，影响了她小说的创作。可她以此来指责土屋时，土屋反倒是当众奚落她的不得志，说她‘再努力一百年都不会有前途’。水子听完相当气愤，便由指责升级为互相谩骂。据说

当时土屋竟然还想殴打水子，只是惧怕她拴在家门前早已狂吠不止的狼狗才作罢的。自此以后，两人便势如水火。”

佳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加纳水子”这个名字。佑辅这才注意到她秀丽的字体，想来在那些文件上活跃的文字，一定比此刻的更加端正漂亮吧。

“边见先生刚才说，死者生前有两个‘死敌’，那另一个呢？”佳子问道。

佑辅往杯子里添了一点咖啡，却不加糖。他喝咖啡总是不加糖的：“另一个叫做竹内平夫，是F镇的议员。据说因为土屋清总是乘竹内不在家，调戏他年轻漂亮的妻子，惹得邻里间风言风语不断，使竹内平夫如坐针毡。有一次他喝醉酒后，曾嚷嚷着扬言要砍死土屋清。”

“这么说来，倒是的确值得怀疑。”佳子在加纳水子的名字下面，又记下了“竹内平夫”，“那么，警方一定调查过这两个人在三月十七日的下午两点到四点间，‘在哪里’，‘干些什么’了咯？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吗？”

“嗯，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佑辅缓缓地斟着牛奶，“加纳水子有着当天下午一点到夜里九点的不在场证明，那段时间她正参加一个女校同学的聚会。而竹内的不在场证明则更加完美无瑕——他有着当天上午九点起，一直到现在为止的不在场证明。他在当天上午九点出了车祸，右腿胫骨骨折，现在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但这也未必就能排除他们的嫌疑啊，或许他们是雇凶杀人呢？”

“的确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不过你不觉得奇怪吗？若是拜托了职业杀手，那便是‘花钱买命’，只要杀死土屋清就好啦，根本没必要分尸啊。把尸体分割成这样，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凶手可能非常憎恨死者’，那他们的嫌疑不是无形中就增大了吗？没人会喜欢给自己找麻烦吧，伪装成入室盗窃不才是雇凶杀人最好的掩饰方法吗？”

“是啊，这样说也有道理，分尸显得很多余啊。”

“我觉得有一点藤冈小姐好像不太注意。”佑辅对佳子支持自己的观点表示满意，他点了一下头，“不是单纯的分尸，而是大费周章地将

